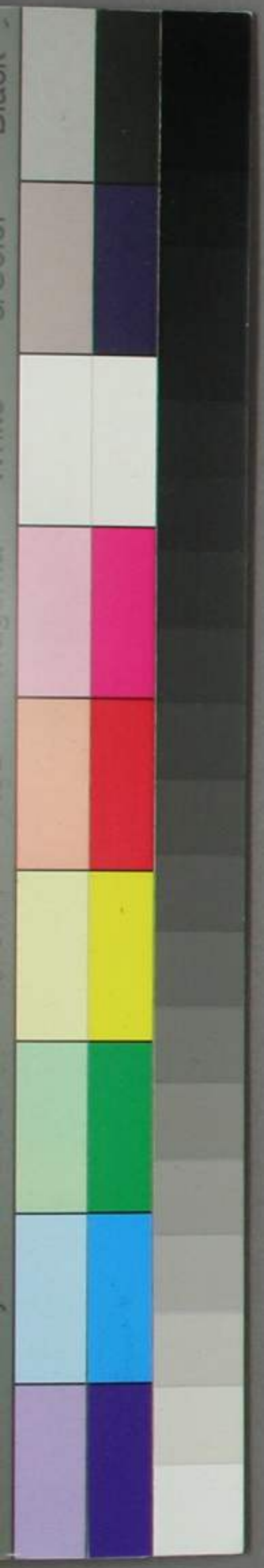


大日本史覽藪

列傳

五

リ 5
1547
6 4





大日本史列傳贊數卷之五

文學傳

卷之二百十四〇自此以下至二百十八文學傳

武以創業。文以守成。猶陰陽寒暑之不可偏廢也。國朝武德風播。文教後興。自應神受百濟之貢。天智學周孔之道。風化大行。品物咸亨。黨庠術序于州縣。經史子集于府庫。釋菜于成均。策試于禮闈。獎學淳和。學館之設。皆所以教育英才。薰陶德業也。科分四道。選重二曹。上行下效。文武脩舉。爾來聖主典學。乙夜之覽不懈。絃誦盛于弘仁。天長奎壁聯乎延喜。天曆邦隆之治。卓越前古。薦紳髦彥。勃焉蔚興。倬彼雲漢。

門
舖 1547
卷 6

大日本史列傳贊數

卷五

文學傳



1547

昭回于天者。彬彬輩出焉。然考其歸。洙泗之風雖存。瀛洛之學未傳。騫於記誦詞章之習。而不能反窮理盡性之原。故以文藝名世者頗多。而以儒學弘道者幾希。歷觀外國史傳。有分儒學文藝為二者。有合而為一者。分之者未必非。而合之者其見卓矣。今此為傳。非分非合。儒學無其人。則不得不闕焉。如其文之体格。則拘於偶儷聲律。而不能爾雅近古。蓋由沿襲。隋末唐初。綺靡雕琢之風也。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倡之。則雖凌軋晉魏。頡頏漢周。亦不難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責之道。

至矣。若吉備真備阿部仲麻呂。擿藻騁才。播名異域。清原夏野菅原道真。寅工庶載。岳功竹帛。其餘名流鉅公。黼黻徽猷。著於事業者。皆自立傳。今取專以文藝稱者。撰次作文學傳。

贊曰。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文之為用亦大矣。豈其締句繪章。駢黃儷白之謂哉。應神帝時。百濟使阿直岐來貢。皇太子師而學焉。及王仁應徵而來。始獻書籍。世方知有經傳。而帝求賢不已。阿直岐亦能知勝已者而薦之賢矣哉。舒明皇極之朝。有南淵先生者。教以周孔之道。則其為儒

大學史實錄 卷五 文學傳

者可知也。惜矣其言與事皆不傳。無以列于傳也。天武持紉以降。風化弘敷。世多才俊。有纂修國史者。有撰定律令者。皆有功于國家也。石上宅嗣。博涉經史。與淡海三舩齊名。而藤原仲麻呂之亂。三舩在勢多。縛其同惡。遂使仲麻呂不得據近江。而速伏天誅。此豈可以文藝之士概視哉。弘仁天長之間。人文日隆。名流間出。菅原古人。儒行高於一世。淳茂輔正。克續先業。文時絕倫逸群。家聲益振。言事剴切。足拯時弊。小野篁。文章冠絕當時。事母至孝。能盡為子之道。春澄善繩。敦朴謹慎。不以已長凌人。都良香橘。廣相洞

達聞敏。下筆成章。大藏善行。教授青衿。多所成就。紀長谷雄。器局凝宗。雅量弘遠。三紉理平。嶋田忠臣。源順慶滋。保胤。紀齊名等。振玉鏘金。官商發越。大江音人。該博宏贍。子孫皆善詞藝。而朝綱維時。匡衡。殷名洋溢。可以與江左謝氏媲美矣。是皆魁人碩士。譽隆望重。而其餘勤踰刺股。才堪握蛇者。接踵而起。森然列于本傳。紀淑人。當藤原純友之反。受任一方。威惠並行。海表廓清。源為憲。不忝藩守之寄。典臨底績。奏課為最。既著稱於文學。而又施有政。最為足尚也。然中世好文之主。不能崇雅黜浮。而士子爭效其風。務

闕綺靡。術縵藻。故恣態有餘。而乏雄渾之氣。其於載道之器。相去日遠。而文之用不能盡也。况污隆與世升降。通塞係乎時運。堀河鳥羽而下。堪為司命權衡者。寥寥無聞。唯藤原明衡父子。能襲其美。菅原為長。遠紹祖先之業。而因循舊習。不能返乎淳素。王室陵夷。斯道益衰。元弘建武。亂離之際。僅有玄慧。尊信宋儒之學。措紳逢掖。反不能及一縑流。是可慨已。朴翁開陳大義。能料足利直冬之無成。此必有才識者。而姓名不可得而考也。繇是觀之。布衣韋帶之士。晦處巖穴。橫經而樂道者。未必無其人焉。記載倫缺。不能

表見於世。惜哉。

歌人傳贊

卷之二 百二十九 自此以下 至二百二十九 歌人傳

紀貫之。叙古今集曰。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莫善於和歌。花園帝叙風雅集曰。氣象充塞乾坤。意想範圍宇宙。渾沌未判。其理自存。人物既生。其製遂著。王言之大。又有似乎過貫之者。而其實不能外焉。夫本於人情。布於永言。自周以來。無世無之。在彼謂之詩。在此謂之和歌。雖有言語文字之殊。而發於喜怒哀樂之餘。得其性情之正。則未嘗不同也。蓋喜哉之為言。造端託始於草昧之世。而八雲之成章。權輿

於素盞烏尊。爾來難波津安積山之詠。立為模範。被之絃歌。可以移風易俗矣。凡自里巷男女之微。以至廟堂端委之重。情之所感。不能不發之於言也。六義備而美刺存。可以陳氏風察庶政。興觀群怨。於是乎在。至於末流之弊。唯以綺麗雕刻為事。妖艷媒於漁色。靡曼襲於誨淫。綴思鑄詞。益巧益密。而大雅之音。幾乎熄矣。識者歎其浮詞雲興艷流。泉涌遺秋實而攬春华。良有以也。然性情之存乎人。未有古今之異。則其間豈無起而振之。選於淳素之風。而能得性情之正者哉。歷朝有選。各有集。星羅雲布。煥乎盛哉。

作歌人傳。

賡曰。國朝專尚和歌。故自後宮宗藩王公卿相。以至士庶皂隸緇徒女流。莫不賦咏以抒其志。今錄其知名者。悉著于篇。而能者不止於此。亦各載在其傳。歷觀前人之品藻。析本人麻呂才思。獨步古今。而與之抗衡者。唯有山邊赤人耳。自時厥後。六歌仙相踵輩出。紀友則紀貫之。凡河內躬恆。壬生忠岑。按藻咀華。於延喜之世。而抉擿其蘊奧。則貫之之功為多焉。天曆之朝。梨壺五人。各擅其美。至於叔世。猶有六黨四天王之目。以鳴一時。自餘如藤原長能。平兼盛。橘永

愷亦其翹楚者。而藤原基俊源俊賴專為後進之領袖。藤原俊成受業基俊而造詣闕深。遭逢數世之主。咸以耆宿見重。定家天才超軼。曲盡精微。為家蘭砌傳芳。鯉庭稟訓。為氏為相。負荷折薪。堂構益美。遂為二條冷泉之鼻祖。源流之遠。有所從來矣。在原業平。雖居歌仙之一。而輕薄放蕩。名檢掃地。藤原實方。恃才驕縱。以遭貶竄。後世並祠之。為和歌神。得非阿其所好耶。基俊簡傲招謗。而俊賴寬厚溫雅。譽望所歸。藤原家隆。精深華妙。與定家齊名。而不矜其能。互相推獎。此皆才子之所當取以為戒為法也。藤原通俊。

練達政理。持論精確。白河帝稱為名臣。此又出於品藻之外。而不可下以和歌者流概見也。

孝子傳贊

卷之二百
二十三

孝百行之本也。非孝無以為教。物則民彛不能立。禮樂刑政不能出。孝之為道大矣。故皇帝皇太子讀書必先孝經。以為禮典。朝廷之崇孝道亦至矣。下至鄉黨閭巷。有純孝者。必旌表其門閭。勸民以孝。舊史所書。斑々可考。有廬墓事死之誠。而無割股割肝之矯。民用敦龐。俗歸厚焉。後世史職廢弛。載籍殘缺。雖有孝弟履信者。多堙沒而不傳。側陋無由外聞。士庶無

以為勸。豈非闕典歟。間有復父仇者。奮不顧身。能存
不與共戴天之義。網常倫理。賴以不墜。豈古有孝子。
而後世無其人哉。晦明關乎盛衰。醇澆屬乎時運。披
其散軼。作孝子傳。

贊曰。自倭果安。奈良許知麻呂。以至茶豐永。皆以篤
孝。達于震聽。或蠲田租戶徭。或蒙獎諭旌表。足以為
世之勸矣。美濃樵父。得醴泉。以符養老之瑞。丹生弘
言。耕稼不被風蝗之害。皆孝感之所致也。隨身公助。
伏受父杖。僧某。犯禁捕魚而饋母。其志亦可矜也。曾
我祐成時致。藤原邦光。中原章信。皆能寢苦枕塊。以

割刃。讎人之骨。義氣薄宇宙。孝烈亘古今。而邦光。孤
稚羸弱。其事最難。長而仕宦南朝。不墜乃父之緒。益
可尚焉。祐成時致。自幼志於報復。未嘗須臾忘于懷。
誓心天地。卒得伸之於富士野。志願既畢。欲償宿憾。
於源賴朝。直進犯行營。賴朝不得赦而不殺。非敢寘
之刑者也。唐張瑄張琇。殺楊万頃。以復父讎。玄宗殺
之。此則唐之失刑。而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榜於衢路。
後人立祐成兄弟之祠。以祭之。至今嘖々稱之。不容
於口。孝道之感人心。其揆一也。

義烈傳贊 卷之二百
二十三

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夫居人之位。食人之祿。國家有難。則捐軀殉節。固其所也。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故忠臣義士。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其精英忠烈之氣。磅礴宇宙間。斡坤軸。撼乾樞。亘萬世而不可泯。皆有以持其志也。國朝風氣剛勁。敦尚廉耻。武夫悍將。立愷以怒寇。臨難不苟免。視死如歸者。世不乏人。其慷慨壯烈。一出於天性。而非講之有素。處之有道。皆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不疑。與史傳所謂誠節忠義者。若合符節。蓋綱常倫理。一日不容已者。稟於天而存乎已也。儻能

使之講習聖賢之道。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伏大節而蹈仁義。則成就其美。而光耀史冊者。豈止於如是而已哉。如越後能景。大河兼任。雖犬吠非主。不可為訓。而疾風勁草。忠於所事。則有可取焉。作義烈傳。
贊曰。難波日香蚊。父子三人。死於大草香皇子之難。可謂烈丈夫矣。雄畧帝殺市邊押磐。境黑彥二皇子。其臣佐伯部賣輪。坂合部贄。各抱其屍。踰哭不忍去。或被殺。或焚死。其節亞於日香蚊。附在二皇子傳。故不列于此。真根子代武內宿禰而死。卒得雪冤。可謂難矣。調伊企儼。出征新羅。軍敗被執。不屈而死。其子

舅子抱父屍而死之孝烈至矣。杵淵重光文三家安源仲賴皆能赴主君之難。臨危不撓。死于鋒鏑之下。有足稱焉。越後能景自屠以勵其主。愈於赴敵。捐軀多矣。藤原忠光平康盛左中太常澄流離困苦守操彌厲。不以國士被遇。而皆有豫讓之節。大河兼任。擾亂邊邑。欲報舊君之仇。其亦劉黑闥之徒歟。平家繼收拾餘燼。糾合宗黨。事雖不成。其志固有在矣。村上義光奮其忠勇。以一死志烈風霜。誠貫金石。其子義隆亦以死救護良親王之急。父子效節。傳美千載。雖漢諸葛瞻。晉下壺不能過之。若壬申忠臣承父群

臣元弘建武文武之忠烈各以其事著於本傳。下至北條高時之將士。賈勇蹈義而不負其主者。亦各以類相從焉。

烈女傳贊 卷之二百 十五

婉孌淑順。女子之道也。皇朝古風淳樸。既無傳姆師保之箴。生而不聞詩書圖史之訓。然事親能孝。夫死守節。治家整肅。臨難果決者。往往有之。雖其生質之美。出於自然。而天理之公存乎人心者。昭然可觀矣。迨中葉文物聿興。才女踵出。華藻艷發者。世不乏其人。而操行貞特者。寥寥寡聞。亦由彤史之化不脩內

則之教有闕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女子以才稱，古所未聞，其殆德之衰也歟。若源賴朝妻瓜生保母，英見卓識，其才有大過人者。又豈區區詞章之比哉。今第其行事，先孝女次節婦，舉母則表才子，作烈女傳。

贊曰：衣縫金繼女福依賣，播逸勢女泣以孝行著。家原音邦，四比信紗。波自采女，蕪提賣，十世賣。真玉主賣，安良賣，伴富成女。刑部刀自咩，和邇部廣刀自。早部氏成賣，守部秀刀自等。閨範既羨，寡居守節，皆可。以勸來世矣。田道安倍則任，鎌田政家，平通盛之妻。

皆以身殉夫，烈矣哉。源渡妻自沐以代夫死，其事絕與姚荼董豐妻相類，而貞烈尤軌，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源義朝女，恐遭幽辱，赴水而死，不忝將種矣。舞女微妙，忍耻屈身以尋父，其志可愍也。源義高妻源義經妾，雖無冰雪之質，亦有松柏之操。上毛野形名妻，勸其夫以奮義，遂得破虜而還。瓜生保母，不哀其子之戰歿，而激勵新田義治，杜山義旅，得賴以振，皆可謂女丈夫矣。此條時賴母，教以節儉，捕正行母，訓以君臣大義，二子皆能樹立，可不謂之賢乎。源賴朝妻，權略智算，固非女流之所能及。制賴朝以劾悍，馭將

士以嚴明識慮深遠。頗有婁妃述律后之風。北條氏之得政。與有力焉。小野小町。紫式部之徒。皆淑媛有才思。為世所豔稱。而非篤行器識之列。不足以資風教者也。

隱逸傳贊 卷之二 百二十六

士之生於斯世。賢愚隨天賦。予各展其用。豈以偃蹇巖穴。沉寘漁樵。為高哉。異邦革命之世。或有耻事二世。高尚其事者。史傳羨之。皇朝神裔相承。萬世不易。隱逸之士。似乎不足稱者焉。然士之所遭。其塗非一。有高材逸足。而不見知於人者。有抱忠負節。而蔽於

譏佞者。與其降志屈已。望車塵而戀棧豆。孰若高蹈遠引。耕富春而嘯蕪門乎。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而君子皆以盡之上九期之。若藤原藤房。諫不行而去。象所謂志可則。而進退合道者也。事在本傳。不列于茲。作隱逸傳。

贊曰。藤原高光。雅操恬淡。兄弟皆以顯官好爵相矜。而獨出類離群。泥塗軒冕。豈有得於貞遯之義者歟。源成信。自知其才不及。四納言而畢志丘園。雖非真隱之流。比夫懷祿耽宦者。殊有間矣。源顯基。急流勇退。素薄榮利。及後一條崩。有感於時事。遂挂冠都門。

寄懷考槃。然以忠臣不事二君為言。則異姓革命之謂。而不可施於紹襲之世。其義乖矣。異日結城朝光。引此語為扼原景時所讒。亦承其繆也。大原三寂。西行長明。皆有高蹈之風。而西行志節高邁。卓爾不群。嘯詠林藪。笑傲風雲。迨於遜世無悶者矣。至其捨身。執門遺落人倫。而得罪於聖人。則當時習俗。舉世所尚。雖賢明之士。有不免焉。

方技傳贊

卷之二百
二十七

史傳著方技。厥來尚矣。僊術道流。並舉雜出。方外之士。獨善其身。則可矣。一有人主好之。則其為害。不可

勝言。著之欲以存戒也。國朝仙術不傳。鍊形養丹之法。無所師受。久米陽勝之徒。僅雜出于僧史。而浦島子白著翁之流。鬻鬻見其一二。蓋有之。無裨於國家。無之不損于治體。則不若無之之為愈也。善乎陳搏之言曰。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神仙之說盡之矣。唯復小角。復使鬼神。咒禁厭禱。其法頗近於道流。後世文以叙氏之道。遂盛行焉。若隱陽曆道天文典藥。既有曹局。各著才能。推步測驗。卜筮鍼石。皆有補于國家。其以工藝名世。亦附見焉。作方技傳。
贊曰。浦嶋子游仙宮。其言汙漫荒唐。不足為世勸戒。

持自古相傳以廣異聞耳。白著翁隱顯無常。時人莫測其端倪。蓋亦有道者歟。彼小角以吏收其母。自出就執。則其孝道有足稱焉。大津首。大津大浦。藤原並藤。伊岐是雄。皆以習陰陽播聲。安倍晴明。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占候測驗。祈禳榮禱。莫不由盡其妙。而裔孫泰親。亦以其術名世。吉田宜。菅原峰嗣。菅原梶成。物部廣泉。丹波雅忠。皆以診候精審。著稱當時。濟民利物。固王政之所不可闕者也。百濟河成。巨勢金罔等。皆以能畫顯。曲藝末技。雖不足為輕重。亦所以見異能之士。不乏於時也。

叛臣傳

卷之二 百二十八 ○自此以下至二百三十 叛臣傳

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聖人釋上九爻義曰。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何校滅耳。凶。夫四海之廣。人民之衆。一笏而居正。莫敢搖動者。罪高以陳。君臣之分定故也。一有間隔離畔。小則懲戒。大則誅戮。必除去而使之合。然後天下之治。可得而成也。昔者皇孫在天。敕經津主武甕槌二神。鏟妖邪蕩定葦原中國。然後離天磐座。而降於高千穗峰矣。自厥時後。神武東征。殲長體彥。景行西伐。勦熊襲梟帥。肅將天威。克篤前烈。皆身繫鞅。風繼雨沐。使之合而

和且洽。莫不由斯道也。中世多故。皇網紐解。姦臣蝥賊。憑陵猖獗。或恃嬖寵之恩。或席兇暴之勢。或負山河之固。或矜征討之功。割據州郡。震驚宮闕者。徃徃有之。叛亂之迹。雖不同。而誅夷殘滅。齧而合之。則一也。春秋之法。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故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夫懲不義。所以勸善也。彼庚其牟夷黑肱。皆竊土地來奔者。未嘗動于戈。而其筆誅如此。矧罪惡滔天。窺竊神器者乎。作叛臣傳。贊曰。叛亂之臣。其迹非一。雄畧帝聞。雅媛之美。而使吉備田狹。征新羅。其志不在選將。而在奪妻。此帝之

失德。而激之使反也。藤原仲麻呂。僧道鏡。皆以李紳軌薛懷義之竈。窺竊神器。罪惡貫盈。凶焰甚熾。而道鏡僭竊之罪。浮于仲麻呂。抗黼宸之尊。居法王之位。踈斥宗室世卿。而置法臣法參議。同惡相濟。肆其暴戾。仲麻呂終以反誅。而道鏡竊死。斯為幸矣。攝逸勢。與伴健岑謀不軌。事連春宮。終以此廢。其生厲階。為梗深矣。平將門與藤原純友合謀。鳩張東南。圖睨而奮舉。僭號新皇。蠶食鄰境。乘封豕長蛇之勢。震鞬奴胡雛之威。安部賴時。貞任父子。狼顧虎視。資與羽之饒。驅勁勇之兵。陵蔑鎮將。煽亂邊塞。源義親以凶虜。

攻剽州縣。而斧鉞所加。卒皆歸於勦除。殄滅。恃力負固者。可以鑒焉。藤原信賴。憑藉嬖寵。竊圖非望。雖假源義朝之兵力。肆其姦謀。而不旋踵就戮。公麼無足論。源義仲。恃功狼戾。蓄無君之志。平旗將滅。又生一秦。法住寺之亂。極其慘虐。而粟津之敗。終取誅夷。淺原為賴。震驚黃屋。悖逆無比。父子相率。自就屠戮。其罪暴白。不假天誅。而浮言亦由此興焉。其貽害也深矣。

逆臣蘓我馬子及子孫傳贊 卷之二 百三十一

弒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弒逆之臣

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牖下。則幸而免者。非所以為世法也。異邦之史。臣弒其君者。歷世不絕。故歐陽脩創列於唐書。元史臣論列於遼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膽落。死者骨驚。抑又嚴矣。國朝丕業隆煥。風化淳美。二千年間。絕無觸怒之虞。敢行弒逆者。唯眉輪王蘓我馬子二人而已。豈非聖子神孫。朝日夕月之效耶。其眉輪王。附在皇子傳。據事直書。情實自見。雖非婉而成章。庶幾盡而不汙。作逆臣傳。

贊曰。天地之間。莫尊乎我祖宗君父。敬之愛之之謂

道。而佛教之入我邦。首示其像。以為無上之尊。次述
供養。以為作善求福之資。眩嚇誑誘。牢籠是務。故奉
其教者。唯知有佛。而不知有君父。敬愛之方。日以解
弛。而數倫悖道之為。靡所不至矣。蓋自燕我。矜目。祇
佛像。經論於其家。馬子惑溺滋甚。事之尤謹。當時佞
佛者。無過馬子。而忍為弑逆大事。此其不知有君父
之效也。厥尸皇子與馬子朋比。而興隆佛法。不唯不
能討弑君之賊。反以崇峻之崩。為過去之報。三綱絕
而九法斁。崇奉異教之害。遂至如此。可勝歎哉。蝦夷
入鹿。悍戾驕侈。乘世家之豐富。縱欲敗度。第宅視宮
闕。儀衛通乘輿。跋扈跳梁。系頤神罟。而父子相踵。伏
斧鑕之誅。滯瀕居處。竟覆其宗。書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逭。非此之謂歟。

外國隋唐宋元明傳贊

自卷之二百
三十二至三

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四海萬國。基布星聯。民生
其間者。萬類千種。其殊風異俗。不可遍舉。悉識惟文
軌之所通。載籍之所存。其國地物俗。君世變代。可得
而考焉。夫道德至聖。以蒞民神而化之。通變而治者。
是稱唐虞。禮樂刑政。以教化其民。次唐虞而作。是曰
夏。曰商。曰周。唐虞以前亦已尚矣。時未聞有國號。至

帝堯始稱陶唐。其後以氏為國號。虞夏是也。彼之土
總稱曰華夏。以謂文明之國也。又稱中國。謂居土中
也。夏后氏傳世十有七主。桀作淫驕。商湯革命。伐而
定之。建都于亳。商道中微。盤庚徙于殷。故一號殷。殷
紂湛湏。諸侯不享。民歸于周。幽厲昏亂。平王東遷。洛
邑。是為東周。東周惠王十七年。當此神武天皇元年
辛酉也。周道凌遲。嬴秦滅之。二世而民叛。劉季即皇
帝。位於長安。是為漢高祖。此後洛陽長安。常為帝者
都。傳世十四。其臣王莽篡立。號新室。漢宗室劉秀。夷
群賊。復宗社。是為光武皇帝。亦十四主。魏國公曹丕

奪立。因本封國號魏。劉備即位于成都。號蜀漢。孫權
據武昌。稱吳。蜀漢二主。曹魏滅之。魏五主。司馬炎代
之。是為晉武帝。都洛陽。孫氏有吳四世。晉又取之。五
胡猾晉。司馬氏遂不振。遷都於建康。拓拔珪起於鮮
卑。建都於平城。號北魏。於是南北分。司馬氏傳世十
三。晉亡。劉裕代之。是為宋武帝。凡八主。蕭道成滅之。
號南齊。為蕭衍所滅。蕭衍是為梁武帝。四主。陳霸先
滅之。改國號陳。是為武帝。拓拔氏有魏一百四十九
年。魏分為東西。文帝寶炬都長安。是為西魏。孝靜帝
善見都鄴。是為東魏。東魏傳國於高洋。是為文宣帝。

國號齊。凡六主。為宇文覺所滅。宇文覺是為周孝閔帝。五主二十五年。讓位於楊堅。楊堅是為隋文帝。是其傳國大梗也。其民性謠俗。土地物產。至若詩書所述。則水土不均。質文時變。剛柔緩急。氣稟不同。好惡取舍。慕尚亦亡常。况秦漢以來。世代遷變。風俗不一。則不可宣究于此矣。今約而論之。地廣人多。居四方之中。禮儀文物。人材財用。亦非諸國之可比也。其詳則自有一代之史。而其中略紀我邦風土物俗。而虛實相班。至如朝貢封爵。且古今所無。而彼史載其事。不止一二。此有深可疑者也。蓋方是時。國家方以三

韓為內官家。置任那日本府。分帥臣鎮制之。高麗雖稱臣歲時朝貢。而世奉彼正朔。受彼封爵。意為日本府帥臣者。亦從而受其封號乎。抑鎮西紆民。以商貨往來者。假名朝使。稱貢調受封爵。以為射利之資。而彼史從而錄之。亦不可知也。推古帝始與隋通。自後使聘交往。史不絕書。此不可以不錄也。因拾掇諸書。作隋唐宋元明傳。並序唐虞至陳周。辨于篇首。贊曰。自推古帝始遣使于隋。舒明孝德。通聘于唐。自時而後。使命相繼。謂之遣唐使。尤重其選。有執節大使。有副使。有判官。非有言辭文學儀容局幹者。不中

其選。故粟田真人播君子國之聲。大伴古麻呂爭坐次而不屈。皆可謂不辱君命矣。又掄生徒俊秀者。隨使入唐以肄業。謂之留學生。業成而還者。率皆裨益朝典。表章文物。亦頗有其人焉。屬安史之亂。疆圉騷。驛行李道梗。彼之使人亦有留仕天朝者。然小野石根。藤原葛野麻呂。猶得謁見代宗德宗。接待優厚。至承和中。藤原常嗣奉使。則適會唐室不振。禮遇之詳不可得而聞焉。宇多帝命菅原道真紀長谷雄。為大使副使。才藝風標。實當其選。而道真斟酌李家之凋弊。疏陳星槎之漂泊。歷舉使人波濤寇賊之患。廷議

躉之。遂罷遣唐使。其見卓矣。又有僧人入唐者。其原起於遣學問僧而航海求法者。累朝不絕。至趙宋時。奮然寂照入汴。宋主授號寵之。雖無銜使之名。而有結好之實。如成尋。則宋主付以信物。朝廷亦付商人。酬之以物。禮簡事略。頗有虧損國體。元世祖籍祭鷲之勢。欲以虛聲悞我。而我屹然不動。黜其書而不報。戮其使而不顧。北條時宗之舉。甚適機宜。而蒙古十萬之兵。一時崩潰。絕覬覦於將來。宣國威於永世。元之君臣。懲其敗衄。不能再舉。用僧一寧為間諜。我知其情。錮之使不還。而彼亦無如之何矣。至於明世海

九思堂叢書 卷五
寇則我邦亡命無賴之徒。自幸國家喪亂法網懈弛。乃亂入彼土。以肆劫剽。屠戮慘酷。州縣震懼。此非國家之所得而知。亦非所能禁者也。蓋古之遣使于唐。為興禮樂。而後之絕元明者。為止于戈也。王者修文講武。不可偏廢。而其待外國。重在武焉。傳曰。勇夫重閉。况國子。有國者。豈可忽諸。

外國新羅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四五

贊曰。神功皇后征新羅。蹙其牙犂其廷。而赦之以貢。調賦八十艘為率。其後雖有闕貢離畔。而及允恭帝時。猶貢調如數。則皇后威靈之所及。亦可知矣。然新

羅素狡猾無信。實懷首鼠兩端。攻剽任那。蠶食隣境。繼體帝遣近江毛野。敕諭反其侵地。而毛野奉使無狀。不能宣揚威武。乃生厲階。大啓釁端。新羅乘隙寇鈔。竟滅任那。欽明帝憂之。遺詔以興復任那為事。選將練卒。懸軍遠征。而託不能成功。蓋其王金春秋頗有權略。媚事唐室。為深根固蒂之計。藉其兵力。得以滅高麗百濟。唐雖郡縣二國。而不能跨有其土。春秋從而竊取之。遂至開拓疆域。勢寢強大。其後佃鄉不常。雖貢賦不能如數。而至於中世。猶修其禮。觀藤原不比等論彼使人之語。則古者執政大臣。不與新羅

使接語。其持國體至重。而至於甄萱。遣使獻方物。朝廷猶責以人臣之誼。而黜之。亦可謂能存大體矣。當此時新羅衰弱。弓裔甄萱。割據分裂。竟為王建所滅。朝廷不能出師討其亂。雖有異於先王勤遠畧之志。然先自治而後外患。亦守成之良規也。

外國高句麗高麗傳贊 卷之二 百

贊曰。高氏據有朝鮮之地。定都平壤。自神功皇后定為內官家。歲時朝貢。不虧其節。或有獻鐵的羽表。而嘗我者。我能隨機應之。彼亦未嘗失藩臣之誼。及其王臣璉攻百濟而克之。將士請殲之。王以百濟亦為

我官家拒之。則國家餘威之所加。從可知矣。高氏滅而王建悉有其地。子孫遣使修聘。而彼妄自尊大。非復曩時朝貢之比。誓之禮典。事多僭忒。朝廷不報。或使太宰府移牒。處之甚善矣。至其服於蒙古之威。齋書通其意於我。則抗以敵國之禮。無復顧忌。卒之戰艦覆沒。士卒喪敗。饘餉器械。脫民膏血。以供蒙古之誅求。而國益虛耗。其不速亡幸矣。

外國百濟傳贊 卷之二 百

贊曰。三韓鼎立。其最馴良鄉化者。無過百濟。誓為西藩以來。歲貢不絕。間有闕貢。則朝廷遣使讓之。彼或

殺首惡以自釋。或遣王子以入謝國家。雖有程糧傳
驛之費。而懷遠招携之畧。亦已勤矣。及高麗破其國。
戕其王。雄畧帝為立汝洲王。國人感其再造之恩。及
聖明王立。尤推戴天朝。欽明帝方欲興復任那。而王
經畧招諭。殆無虛歲。然終不能成功者。由吉備臣河
內直等。在日本府。與新羅通謀也。王欲去之。力不能
制。二臣居副帥之任。懷携貳之心。奉國之誠。反不如
外國之君長。不臣之罪大矣。然自顯宗帝時。紀大磐
據任那而反。帥臣在外者。往往皆然。旬宣之寄。可不
擇其人乎。既而新羅王春秋。借唐兵以滅百濟。天智

帝墨衰。經以兵護送王子豐。立之為王。以成齊明帝
之志。是國家又施再造之恩。而善繼祖宗之業也。鬼
室福信有迎立之功。而豐殺之。闔境大亂。新羅伺其
隙。導唐兵而來攻。天智帝又遣援兵。悉心防禦。而不
能及期。交戰不利。州柔陷而百濟遂亡。蓋將帥未得
其人。懸軍深入而取敗者。以時運未開。而將畧不明。
軍機不精也。繇是觀之。國家得志於外國。時未至焉。
不可力爭。而亦由於人也歟。

外國任那耽羅傳贊卷之二百
三十九

贊曰。國家置日本府於任那。置行軍元帥於日本府。

以經畧三韓。三韓有急。則就而乞援。行營將帥隨方應接。以張皇威。故百濟聖明王有言。任那以安羅為兄。安羅以日本府為天。蓋任那百濟有輔車相依之勢。而聲教所被。可謂遠矣。繼體帝時。大連大伴金村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之地與之。由是新羅百濟連羊構兵。帥臣不能招討。綏撫。反與敵國通謀。而仇視與國。新羅竟滅任那。奪我官家祖宗之所經營。海表之所瞻依。一旦遽爾失之。此與失我疆土同科。豈非帥臣之過哉。欽明帝赫怒興戎。下詔切責新羅。能存興滅繼絕之義。而近於弔民伐罪之師矣。敏達用

明遵守遺詔。籌策興復。至推古帝。亦命將出師以救之。若存若亡。不能自支。國勢日以削弱。而貢獻之路亦絕矣。耽羅數遣王子入朝。頗知尊崇上國。而菽爾鳴夷。不足為我輕重者也。

外國渤海傳贊

卷之二百四十四

贊曰。大祚榮據高麗之故地。雄視一方。建置部落。受唐封爵。至其子武藝。通使修聘於我。蓋慕上國之化。而欲觀風猷之美也。國家待以諸蕃之禮。不虛其意。所謂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羈縻而禮接之。亦所以懷遠人也。文獻不備。記載多闕。故其君臣之賢否。疆域

之治亂。風俗之醇澆。物產之豐歉。皆不可得而詳焉。其所存者。僅止於往來書牒。使人姓名。而其國世次。年紀。亦有不可備知者。然其終為契丹所並吞。而改為東丹國。則興廢之大較。亦可從而考覈焉。

外國蝦夷以下至崑崙傳贊

卷之二
百四十二
三

贊曰。夷狄可使生長其種類。而不可使之居內地。歷觀異邦之史。周伐獯狁。漢征匈奴。莫不率由此道。而一失其道。則五胡之亂。晉室是已。蝦夷僻在東北。逐水草而居。射獵為生。貪婪剽悍。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律。則忿。其處內地者。不可不驅逐而掃蕩之也。日

本武尊。覆其巢穴。疆場晏如。歷數世而種落蔓衍。數為邊害。列聖為之肝食。勤于征討。迺置鎮守府於陸奧。以控制之。及桓武帝決策大舉。馘其酋長。邊患始息。然其遺類餘孽。逃竄山谷。伺間寇鈔。至元慶中。賊勢頗張。藤原保則。小野春風。能奮將畧。是膺是懲。飛報奏捷。夷人相率款附。擴俗化為編氓。無復民夷雜處之患。可謂能建不世之勲矣。其生蝦夷。熟蝦夷。皆限以江海。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使之生長其種類。蕃息其畜牧。以遂其天性。而在內者驅逐之。在外者隔絕之。此處夷之道也。如其肅慎。吐火羅。崕

論國。則偶見一二於國史。亦從而書之。以備採擇焉。

大日本史列傳贊叢卷之五終

大日本史贊叢後叙
我邦上古
神聖龜焉尚矣。

皇統繚繚。二十餘載于今。唯有六正史焉。其佗私史
小說。不足以為不刊之典者也。水戶西山公。設史局。
徵海內之名士。纂修大日本史。其誤也。旁搜逸史。博
索殘編。天祿石渠之秘。兜園草野之文。無不悉藏之。
而採摭其正實者。掃除其虛誕者。偏本於正史。而紀
傳之下。各係贊辭。且論是非。邪正矣。於是二千餘歲。
治亂興廢之迹。賢否得喪之實。粲然明于後世也。而

又有所考。而持書乎

神功皇后傳。

帝大友紀。於乎萬世不刊之大典也耳。網條公。繼志終其功焉。至宗堯公。進呈

幕府。呂藏秘府。未降人間也。是以天下之學士大夫。不能閱之。休哉。延享丙寅之春。本藩請之於

幕府。而齎來于本府。命內相田希文氏。總宰之。俾諸臣騰寫之。儒臣校讎之。閱數月。而其功已成焉。希文

氏官暇。抄出贊辭。別以為五策。名之贊數。而備便覽。蓋讀贊辭。乃其人之賢否得喪。可槩見。而褒貶黜陟

之意。亦見焉。非敢紊成書也。譬如采明珠于淵海。而珍藏之。希文氏使臣以下敬記其顛末。於是乎謹書大略於卷尾。

延享三年丙寅秋九月學館教授高以下敬謹撰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書大日本史贊藪後

賴襄

義公以英雄姿。生治平時。無所出力。故遲於史。所聘諸儒。皆極當時之撰。遂成開闢以來第一大典。覽鴻烈。皆可覆瓿。而豎儒小生。敢議其文不雅。不知此輩所以為雅。乃不雅之尤者也。如此史。據實直書。不事裝飾。所以為典雅。無愧漢人。每事注出處。不能馳騁。凡例已言之矣。然行文下語。皆極允當得體。邦儒紀事。未見有能為其役者。較之唐史。義例超舊書上。文章出新書右。晉宋齊梁金史。皆不及也。是不可下為俗人言者。余力不能賄得。故姑抄其贊。贊是書中。

眉目可概全體也。但西土無一姓過三百年者。而此間千載一王。故帝紀無事可紀。列傳可不必立。傳者居多。是以致浩穰如此。至保平建延間諸臣傳及將軍傳。乃有可觀。如平重盛。源義經。大塔皇子。楠正成。新田義貞等傳。可謂不負此諸公矣。

又

日本史論贊。如帝大友紀贊。後醍醐紀贊。將軍傳序論。幕府文臣傳序。此條義時傳贊等皆大文字也。大抵文体似歐陽玄。而奔放肆大過之。如源義經傳。以遺聞補傳中缺處。大佳。蓋安澹泊先生實任總裁。出

其筆者居多。然至自撰成績。則似不如此。何哉。

